

作者的話

去國多年，人生行旅山重水複，始終沒有走出文學的原野。驀然回首，卻嗟歎離開小說畢竟有點遠了。忽一日，接到遠方朋友的電郵，其中有句曰：「你是為小說而生的。」我讀罷怵然無語。

曾記否，我在西江水鄉一間老屋的閣樓上，在五指山中茅寮的油燈下，小說是點燃生命的一根火柴。其後它居然跳躍成一簇火焰，把我照亮。

呼嘯而至的時代雷暴，令我離開了母國和文化家園。我跌跌撞撞地走向不可知的未來，甚至沒有帶上筆和紙，但我帶著自己的語言。如果這世界上有什麼是我永遠放不下的，那就是母語寫作。我過去十年與小說的情緣，到了異鄉或許有點水土不服，以致一度疏遠了它。當我終於回到小說的天地，僅是創作過程中那種快樂，就使我陶醉不已。

呈獻給讀者的這本小說集《龍舟與劍》，連我自己都驚異，裡頭並無異邦生活的痕跡。原來故國的歲月河山，已成為生命年輪裡色澤最深的紋路。我在那裡生活了三十七年，足以及在腦質層裡伸展出龐大的根系，西江逝波，瓊崖林莽，悠遠濤聲晝夜拍擊著我的記憶與想像。反而眼前的生活影像太真實了，真實到剝奪了想像的空間。

於是「我寫故我在」。在語言文字的流淌中，我儼然回到了故鄉，在那裡呼吸與行走。這就是我的中國。

感謝友人林培瑞、劉心武為本書作序。林培瑞是我認識

最早，交情最長的洋朋友，不過我從不覺得他是「老外」，他是一個「為中國而生」的美國人，簡直可以認定，他的前世今生都是我們的同胞。劉心武是我的老友，去國十八年來，我們的交情始終不渝。我和這兩位都「君子之交淡如水」，逝者如斯，淙淙地流過了數十年的友情。

最後要感謝為本書設計封面和配圖的畫家史濟鴻，他是我的同代人，老知青暨兵團戰友，只不過，他在極北的北大荒，我在極南的五指山。我們也在同一個年代活躍於中國藝壇，我在文壇，他在畫壇。他是中國當代版畫的一代大家。史濟鴻來美比我早，如我一般，他一度疏淡了本行。但他到底是為畫畫而生的，七年前他就割捨了世俗牽扯，毅然回歸美術創作的生命本源，旋即體驗到久違了的燃燒感。

我也正在這條路上跋涉前行，沒有終點，這是宿命。